

当代散文经典

华春 / 主编

盈盈月光，我掬一杯最清的；落落余晖，我拥一缕最暖的；艳艳红花，我摘一束最灿的；漫漫人生，四季轮回，其中的真理将铭刻在这些篇章中，等待着你的采撷。

河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散文经典

华春 / 主编

盈盈月光，我掬一杯最清的；落落余晖，我拥一缕最暖的；
灼灼红艳，我摘一束最灿的；漫漫人生，四带轮回，其中的真理将铭刻在这些篇章中，等待着你的采撷。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散文经典/华春编著.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215 - 07198 - 8

I. ①当… II. ①华…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5708 号

当代散文经典

编 著: 华 春

责任编辑: 张素秋 孙祖和

装帧设计: 林静文化

出版发行: 河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 编: 450002

电 话: (0371) 65788036 (010) 6153600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06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215 - 07198 - 8

定 价: 20.00 元

前言



散文，写作手法灵活自由、多种多样，可以叙事、可以抒情、可以描写，也可以议论。它能够像小说那样描写形象、刻画心理、渲染环境、烘托气氛，也可以像诗歌那样运用比喻、象征、拟人等手法创造意境，通过形散而神不散的技巧，把深刻的思想、美好的情感凝聚成生动的画面，从而达到内情与外物相融合、诗意与境界相交织，因此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当前，冠以“散文经典”的集子很多，选文比重上有的侧重“现代”，有的倾情“当代”；我们编选的这本《当代散文经典》侧重收录了众多名家近十几年来的最新作品，力求对同类选题包含的内容有所增益。这些作品或生动活泼、或语言幽默、或感情真挚、或清新隽永，既具有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又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特点。作者真实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写照渗透于文字之中，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也许其中的某篇文章能够拨动你的心弦，其中的某段文字可以打开你的心扉，抑或是其中的某句话能够触动你的心灵……

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当代散文经典》中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宿，激励你不断前进。

目 录

A 辑

人性的灯盏

我知道，那盏高悬的马灯，就是人性的灯盏，闪烁着人间大爱的光辉；那光辉朴素得令人掩泣，它不但点亮过姥姥凄凉的冬夜，也在我湿润的心灵里，点亮善良和爱的美好灯盏。

人性的灯盏	张小放 /002
读 词	鲍鹏山 /004
荒原笔记	殷常青 /009
让我们活着感到美好（两篇）	伊 甸 /014
熟 梦 地	姜宇清 /017
民间的经典	吴克敬 /020
汉代人的悲情安顿	费秉勋 /026

B 辑

告诉你这样一段人生

其实，日子就像光滑的玻璃珠子，一不小心就溜走了。当然，在
人的一生中总有几棵枝叶茂盛的日子像大树一样扎根于心灵深处。

我们怎样成为敌人	程 彧 /031
毛兔，秋天了	习 习 /033
周 围（四篇）	汗 漫 /037
告诉你这样一段人生	冯积岐 /040
写作的意义（两篇）	张 生 /044
追忆往日似水爱情	燕华君 /048
原始居民（外一篇）	李 旭 /050
我是乌鸦	李 森 /052
粗 糙	马 莉 /056

C 辑

繁星与野花

“星”与“花”虽然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一个虚幻、一个真
实，一个远离人间、一个近在咫尺，但它们都是人们心目中最古老
的美好象征。

吧廊里的风景	丹 姬 /060
--------------	----------

杂 合 面	徐光耀 /063
繁星与野花	詹克明 /065
颜 色 (三篇)	阳 飏 /070
伦敦的速度	南 帆 /074
守望山垅 (外一篇)	陈志泽 /076
李商隐与永州	洋中鱼 /079

D 辑

寂寞书院冷



书院古老矣，但它曾经在人们心里生下的根却不会衰败，它曾经传道解惑所立下的功德也应为所有的受惠者铭记不忘。



去法兰西	崔京生 /084
雁荡杂记	林斤澜 /087
大地上的事情	苇 岸 /090
寂寞书院冷	叶文玲 /092
红叶初染净业寺	樟 叶 /094
拉斯维加斯之夜	章 武 /098
中国西部	朱增泉 /100



E 辑

时间之水徐缓而过

历史是死者的名册，太厚了，折叠起来便成巨大的丘陵。若为找寻一位故友，掀开一个名字，整个丘陵就会抖动，如手风琴的叠叶被拉开，发出骇然之声。每一个死者的名字都会应答、都会生痛。

那年桥南	王 锋 /104
藏胞·青草·喇嘛庙	仵 埂 /107
暗盒笔记	于 坚 /110
当代阅读	季 进 /114
时间之水徐缓而过（两篇）	筱 敏 /118
女人心情	刘 君 /123
边缘及其他	薛青峰 /129

F 辑

生活中最初的重量

连台戏在我们村里唱有五六年，便渐行渐远了。如今看戏不是去电影院，就是在家看碟片，给人的感觉是隔靴搔痒，过不了瘾。于是村民们常会怀念起当年的琴音笑貌，生出几许怅惘来了。

下雨天（外一篇）	冯积岐 /134
----------------	----------

马路的秘密	杜爱民 /137
情人节玫瑰	燕华君 /140
生活中最初的重量	单士兵 /142
从乡村来到城市	陈礼贤 /146
漂档先生（外一篇）	吴凤珍 /149

G 辑

清水里浮出的莲

静若秋水的光阴里，我一点一点地长大，一点一点地理解着红尘万丈里不改的初衷。像清水里涉出的莲——我纯净无邪地站在你面前。

尘封与独处	张立勤 /154
在以色列大使馆最初的日子	王 芳 /158
“深蓝”之前，不亦乐乎	童 蔚 /161
清水里浮出的莲（三篇）	钱红丽 /163
应是绿肥红瘦（四篇）	苏沧桑 /167
丽娃河畔的生活	周佩红 /171
落雪苏州	燕华君 /175
邮局与邮差	代 薇 /178
亮缎锦袍与虱子	朱文颖 /181

一个人的和声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蒙古人那样，用歌声记录历史，用歌声感知未来。此话确可当真，无论遭遇怎样的灾害，不管走到任何地方，蒙古人的身上都带着自己的歌声。

小巷美人	李天芳 /186
四片叶子	李宗奇 /188
低下头是人间	朱寒汛 /191
请自重，涵泊兄	孙见喜 /195
洋教师乔治	高芸香 /198
一个度假者（外两篇）	俞 可 /202
一个人的时代	朱以撒 /206
一个人的和声	白 涛 /210
生活以及和生活有关的事情	聂 晶 /220
亲近泥土	王充闾 /224
琐记飘零	缪克构 /228

A 辑

人性的灯盏



我知道，那盏高悬的马灯，就是人性的灯盏，
闪烁着人间大爱的光辉；那光辉朴素得令人掩泣，
它不但点亮过姥姥凄凉的冬夜，也在我湿润的心
灵里，点亮善良和爱的美好灯盏。



人性的灯盏

张小放

我知道,那盏高悬的马灯,就是人性的灯盏,闪烁着人间大爱的光辉;那光辉朴素得令人掩泣,它不但点亮过姥姥凄凉的冬夜,也在我湿润的心灵里,点亮善良和爱的美好灯盏。

悲壮的秃鹫

我所见到的这只秃鹫,是在晋中腹地,我童年的溪边。

大雨过后夏日的清晨,七彩的阳光拖来暴涨的溪流,天空像母亲给我濯洗过的蓝布衫。我跟在父亲身后,手拿一柄古旧的柴刀,沿着那条扭曲的溪流,进山里打柴。刚刚走进山里,我和父亲蓦然望见一只巨大的秃鹫,钢铁一样向山涧俯冲,双翅展开如庞大的机翼,褐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像一道钢铁般的闪电。随即,它用钩曲锋利的双爪狠狠地抓起一匹灰色的野狼,沉重地拖向空中。野狼发出凄厉的嚎叫,四条腿在空中乱蹬,龇起獠牙去咬秃鹫锋利的爪子。只见秃鹫迅疾挣脱,双爪一松,灰狼四腿朝天一下子掉在了石头上。它要摔死那匹野狼!我抬眼看着父亲,父亲说:“看来,那匹野狼是吃了秃鹫的幼崽。”摔在石头上的野狼呜咽着,拼命地爬起来,拖着摔伤的腿,一瘸一拐地蹒跚着向山里逃命。还在低空盘旋的秃鹫又一次以更快的速度俯冲下来,扑向那匹逃跑的灰狼!父亲点燃一支烟,缓慢地说:“秃鹫是不会放过它的。”说话间,秃鹫又用利爪抓起了受伤的灰狼,再一次开始沉重地升空!这次,受伤的灰狼瞪着惊恐的眼睛,呜咽的声音更加凄厉,它拼命蹬腿挣扎、嚎叫,但无济于事,秃鹫依旧死死抓住灰狼拼命地升空、升空……突然,灰狼猛地卷起身躯,一口叼住了秃鹫的一只爪子!秃鹫巨大的翅膀猛烈地扇动了几下,仍然拖着沉重的灰狼向天空飞翔。而灰狼,还是咬住秃鹫的一只爪子不肯松嘴,且咬得死死的。我的双眼瞪得圆圆的。父亲也看得有些焦急了,说:“这样下去,怕是两败俱伤。”我似懂非懂,急不可待地问父亲:“它们谁也打不过谁吗?”父亲不语。就在此时,只见秃鹫似乎是用尽了平生的力气,扇动着巨翅升向高高的天空!接下来的一幕更是心惊肉跳,令我不由得张大了嘴巴!只见秃鹫拖着垂死挣扎的灰狼以极快的速度撞向山崖!一声沉重的闷响,秃鹫和灰狼一同栽进万丈深涧!

此刻,我和父亲看得目瞪口呆!

父亲又点燃一支烟,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秃鹫,真是英雄啊……”

许多年过去了,那只与残忍的灰狼同归于尽的秃鹫、悲壮的秃鹫,总在我的脑海里高高地飞翔着。而那声沉重的闷响,撞击得我的胸口一直在隐隐作痛。

人性的灯盏

那年冬天,一场“阶级斗争”正搞得轰轰烈烈,身为“地主婆”的姥姥,每天后晌吃过饭,都要独自穿过生产队牲口棚旁边那条长长的胡同,到大队部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那时,作为“地主狗崽子”的舅舅,正在海河工地挖河,吃住在工地,一个冬天也没回家。姥姥天生胆小,更怕走夜路,特别是每当路过牲口棚那条坑坑洼洼又黑又长的胡同时,姥姥浑身起鸡皮疙瘩。但为了节省煤油,姥姥从不打灯笼,就硬着头皮迈动着那双“三寸金莲”,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胡同,常常被胡同里的砖头瓦块绊倒,摔个鼻青脸肿。尽管这样,姥姥还是舍不得打灯笼,姥姥说:“打一回灯笼,半个鸡蛋就没了,心疼哩。省下几个鸡蛋,等大壮(舅舅的乳名)挖河回来后好好犒劳犒劳。”

有天后晌姥姥吃过饭又去大队部接受批判。天漆黑得像锅底,伸手不见五指,路过牲口棚那条胡同时,姥姥为了壮胆,就小声哼起了当时很流行的那首歌:“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刚走出胡同口,就见一条黑影窜了过来,不由分说,上来就打了姥姥一巴掌,打得姥姥两眼直冒金星,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只听那黑影怒喝道:“妈的,臭地主婆!这歌是俺贫下中农才能唱的,你有啥资格唱?再不老实,今后晌狠斗你!”姥姥这才回过神来,听声音是后街的王三嘎。王三嘎“根正苗红”,贫农出身,却是村里出了名的嘎小子,他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爬瓜溜枣,什么坏事都敢干,村里的人们也都讨厌他,见了他就躲着走。王三嘎正大声呵斥姥姥时,牲口棚的饲养员二更爷提着盏马灯寻声走了过来。二更爷五十多岁,也是贫农出身,因为家里穷,年轻时没娶上媳妇,就打了一辈子光棍,但二更爷为人仗义,讲个直理,在村里威望很高,虽然平时言语不多,可吐个唾沫都是个钉儿,没几个人不服的。二更爷问:“咋回事?”王三嘎见是二更爷,觉着自己有理,大声说:“二更爷,这老不死的地主婆不老实,还敢唱‘天上布满星’,这哪是她臭地主婆能唱的歌?俺打了她一巴掌,二更爷,你说该不该?”“二更爷呀,俺是走那黑胡同胆小,才哼几句壮胆……”姥姥低声辩解着。二更爷听罢,厉声喝斥王三嘎:“混账东西!大老爷们打一个孤老太太,欺人太甚!算什么鸟人?再敢这样,当心打断你的狗腿!滚!”王三嘎平素里不惧别人,就怕二更爷,见二更爷如此大怒,嘴里忙说着“是,是”,就像一条癞皮狗一样溜得没影了!

第二天后晌姥姥又去大队部,走到牲口棚那条胡同口时,蓦地发现在牲口棚低矮的屋檐下,挂上了一盏明晃晃的马灯。姥姥接受完批判回家来的时候,那盏明晃晃的马灯仍挂在那里,晃得姥姥双眼老泪纵横……整个冬天的寒夜,姥姥每次走过那条胡同,就见那盏马灯一直亮着,姥姥孤苦的心也开始亮堂起来……

姥姥临终的时候,把舅舅叫到床边,断断续续地说:“大壮呀,二更爷给俺掌了



一冬天的马灯,对咱有恩呀……记着,你以后,也要像二更爷一样,帮助别人……二更爷……马灯……”舅舅含着泪拼命点着头。

那个“阶级斗争”的时代结束后,舅舅做了二更爷的干儿子,就把二更爷接到家里来住,像伺候姥姥一样周到,直到他去世。

多年后,舅舅在和我说起这些往事时,我的心被久久地感动着。我知道,那盏高悬的马灯,就是人性的灯盏,闪烁着人间大爱的光辉;那光辉朴素得令人掩泣,它不但点亮过姥姥凄凉的冬夜地,也在我湿润的心灵里,点亮善良和爱的美好灯盏。

读 词

鲍鹏山

李太白让我们内心充满慈悲,白乐天让我们内心充满同情,温飞卿只是想唤起我们的情欲。

忆秦娥(箫声咽)

与此篇并行于世的还有一篇《菩萨蛮》(平林漠漠)。胡应麟说这两首词是“晚唐入词,嫁名太白”(《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嫁名太白,是北宋的文人干的,北宋文人偶然发现这两首词,觉得其境界阔大、胸襟慈悲,非太白不能当之,就把著作权给了李白。这种做法后来受到怀疑:在李白时代会有这么格式成熟而艺术高超的词吗?这是疑古派的杀手锏:他们总是以某一时代该有什么不该有什么来判定真伪,而一个时代该有什么不该有什么,却由他们说了算。其实他们不比宋人高明。宋人的思路是这样的:这种境界的词,除了李白,还有谁能写得出来?宋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不科学,但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谈与心灵有关的艺术。我们就把它当成李白的作品吧,同时还要把李白往后挪到晚唐,说,这是晚唐的作品。我今天就这么不讲理一回,和学者们的“学术规范”开一回玩笑。他们把艺术讲成僵尸,讲成庸俗肤浅的政治经济学与夫似通实不通的考据学,把作家讲成只会简单条件反射的低级生物(他们“考据”出一个作为条件的“事实”,然后认定古代作家必会因此作出他们指定的反射),他们把这称之为严肃、科学、合乎规范的“学术”;可我觉得这即便是“学术”,也已没有了文学。过分的“学术化”是艺术与心灵的终结。今天我不讲“学术”,我们来讲讲艺术,讲讲艺术对我们心灵的触动。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
年年柳色，霸陵伤别。

箫声响起，如月如霜，悲哀欲绝而未绝，一缕犹存如呜咽。只是，这从时空的裂隙中锐利地袭来的箫声，会怎样地刺痛我们的思想？音乐是精神的诱拐者，它常常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让我们一怔，然后我们的思想便走了魂似的痴痴地随它逃逸此在而去了另外的时空；待我们回过神来——回到此地时，我们已经过了一次精神流浪。这秦娥，长安美女，她的箫声，会带我们去何方？她是被明月惊醒的，被自己的梦惊醒的。而我们，在懵懵懂懂的世俗生活中，会不会被她月夜中如霜的箫声唤醒？

实际上，这秦娥只是李白心头一个感伤的幻影，这凄美的幻影背后，是“年年柳色，霸陵伤别”——秦娥及她呜咽一般的箫声，引出的，是我们对人生的了悟，以及了悟后的感伤。也许我们刚才还兴高采烈，在浮世的追逐与满足中自得；但箫声的突然逸入，带走了我们的思想，带我们看到了世道的本相，让我们惊悟遍布华林的人生悲凉。伤感岂独秦娥？人人都存遗憾。我们总是在不断挥手道别，挽留不住。

下阙忽然转入纵向：——我们也在与历史、与先人离别，且是未经我们送行的，不告而别的，我们还未到来，他们却已走了：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乐游园”是一切美好之象征，“清秋节”又是使凡此一切美好凋零之象征。那么，在乐游园的春天——那些奢靡而繁华的盛世，它拥有过怎样的美好呢？秦皇汉武的车辇，国色天香的妃子，仪仗飘飘翠华摇摇。熙熙红男，攘攘绿女，作者用了“音”、用了“尘”，妙。我们的听觉复活了，我们的视觉甚至嗅觉复活了。我们听到了王那隆隆碾响的车辇声，我们嗅到了妃那丝丝浮动的香水味。我们听到了那万头攒动万民鼓舞的盛世音乐，看到了那些闪烁闪烁、如黑色枝丫上点点花瓣的已逝红颜……但是啊！李白又让这些一闪即“绝”。他让我们在一瞬间患于得，又在接下来的一瞬间患于失：他猛地撩开时光裙裾的一角，让我们惊瞥千年繁华；然后又迅速抹去幻影，让我们承受千年风霜。在昔日的光荣、梦想、繁华的废墟上，现在所剩的，是西风飒飒、残照凄凄。瞬间经此二患，瞬间我们衰老。我们的心灵满是子遗憾，历史的风霜落在我们的额头，是的，作为古国子孙，我们一生下来，就已一头风霜、一脸沧桑。我们生长滚爬在先辈的丘墓之间：他们有辉煌，我们只有回忆；他们有雄心，我们只有残梦。——还有，插科打诨一下：他们有事业，我们有旅游业。

与此篇并行于世的那首《菩萨蛮》如下：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伤心碧”，悲；“有人”，慈。在那满目“无我之境”的语词中，忽插入一强烈主观语“伤心”，真的有一下子击伤我们心灵的力量。那远望中的、使人触目伤心的一带碧色啊！我们所希望的，都在那边。它是一道门槛，我们过不去。它是我们欲望的焦点，却又是我们能力的极限。“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欧公把这伤心写白了，反没有这两个字耐琢磨。

而暝色，则是时间的终结，是我们等待的结果。等待，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和时间的无保障的契约。望岁是等待，望夫石是等待，望子成龙是等待。等待就是潘多拉盒子中仅剩的“希望”。当希望变成弱者的“巴望”时，那被等待的、被巴望的，就变为“残忍”，成了主宰：它使我们心灵受虐，却又是我们的精神支柱。“等待”是一个阴险的媒婆，她捏合了施虐狂和受虐狂。我们就是这样万劫不复地受虐狂。我们等待，耐心等待，最后等来的是暮色。（谁能摆脱这一宿命？）我们望眼欲穿，我们望穿秋水，最后却只能望洋兴叹。（谁的人生不仅仅是望梅止渴？）李白是这样表述的：时间已经终结，而空间依然空洞无物；希望已随时间死去，绝望却与空间并呈。玉阶连着长亭短亭，等待者心已碎，被等者没动静；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苦要等待？文字至此，已非文字，是一片大慈悲。

白居易《长相思》

写女子相思，李白开出如此境界，我们再看白居易的境界。
他的《长相思》全词如下：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
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
月明人倚楼。

白居易的这首词足以使我们享受着阅读的快乐，并随着这轻快的节奏体味到一种若有若无的惆怅，我们的内心也随之充满了惆怅而澄澈，澄澈得有些透明的感伤——不，确切地说，是同情。他的技巧是不容置喙的，“汴水流，泗水流”对应





着“思悠悠，恨悠悠”，物象和情绪之间有着巧妙的暗示（喻）。但一句“恨到归时方始休”却让我们的阅读期待大受挫折。有“归”还有“休”，了无余味，了无趣味，虽是虚拟，却已没了李白的大空虚。空才能容纳万境啊，白居易终究贫乏不能自存。这首小令因之充满了小女人味的生活理想，还带着她们常有的智商，有限却好议论、情绪肤浅却易泛滥的特点。

把它拿来和李白的上面两首词相比，它唤起的是我们的同情，而不是怜悯。此词让我们关注了对象，甚至关心了对象，但不能让我们反观自身。白居易是一个关心弱势群体的人，这本来很可贵，很值得提倡；但他是高高在上，并把这种关心看成是自己的道德光荣。他不能从他“关怀”的对象那里看出自身同样被奴役的命运，反而看出了自己身份的高贵和道德的高尚，从而觉得自己能摆脱那种命运。“关怀”只是一种对公众、对文化价值传统的表态，而不能成为他的生活方式。在个人的私生活上，他是一个庸俗得很的人。与李白相比，他缺少超越的东西。李白也在人群中厮混，他的精神与兴趣有时也能与人打成一片，但却可以随时转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白居易则虽然偶尔也有鸾凤之音，让我们“如听仙乐耳暂明”，并感慨“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但大多数的时候，他只能在地下，不能在天上。这很像是列宁评论人物时的妙喻：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

李白的境界是“无”，白居易的是“有”。无为万物之始，有仅是“小成”。道隐于小成。成者毁也，成了小，毁了大。白居易大不起来。

把他和李白比有点儿为难他，其实他不算太差。在地下也不算坏。最坏的是在底线下：下流。我们接着看。

温庭筠《菩萨蛮》

温庭筠先生是诗人，他现存诗还有 330 多首，并与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李商隐齐名，被人称为“温李”。但他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倾大力量作词的人，大约词这种“艳科”的东西很适合他的个性，于是他便一发不可收地写了下去。文学史上很多事是有偶然的。词要出现，在各种适合的条件，可能是必然的，但第一个以词出名的人是谁，大约只能从此人的个性中去找。温庭筠先生在晚唐，在那一片“刻意伤春复伤别”的末世悲凉里，干干脆脆清清楚楚地堕落，一点儿也不觉得难为情。晚唐人是都有堕落的冲动的，并且还很强烈。杜牧多么堕落？十年一觉扬州梦。李商隐也被人称为刻薄。但杜牧、李商隐二先生仍有所关心，有我们今人所谓的终极关怀，他们堕落，有反抗的意味，至少堕落得很悲痛。而温庭筠先生则是彻底地拒绝崇高，并以此自得。对着满目疮痍，他摇摇不尊贵的头、撇撇不关门的嘴，掉头而去。去干什么？去“身体写作”。而且还零度情感——因为他只有欲了。

我们看看他的这首选家必选之作：

